

博物異誌：水火風土人神的媒介論——
《不可思議的雲：邁向元素的媒介哲學》

蕭旭智*

書名：*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作者：John Durham Peters

出版日期：2016年（平裝本）

出版社：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一、為何是雲？

Peters (1999, pp. 227-261) 的《向空說話》(*Speaking into the Air*) 最後一章 “Machines, Animals, and Aliens: Horizons of Incommunicability”，或許可以當作本書的前言提要。「向空說話」

投稿日期：106年6月16日；通過日期：106年7月5日。

* 蕭旭智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創系助理教授，email: d905503@gmail.com。

本文引用格式：

蕭旭智 (2017)。〈博物異誌：水火風土人神的媒介論——《不可思議的雲：邁向元素的媒介哲學》〉，《新聞學研究》，132: 193-201。

(Speaking into the Air) 典故出自聖經哥林多前書(14:9)「你們也是如此，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什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最後作為書名的這句話，何道寬(2004)譯作「交流的無奈」，其實也無大錯。但是若只是在向空或者無奈上面做文章，就不能解釋傳播意欲在溝通及理解，是為了說清楚講明白；也無法解釋在無奈的溝通不可共量性的視域下中，作者怎生會寫出讓機器、動物、外星人能夠對話的傳播史？在如同廣場般的大海中，齒鯨以高頻或鬚鯨低頻的回聲系統溝通，只是人類聽不懂而已，難道鯨豚不是透過某種非語言的方式進行溝通？以圖靈機器的儲存、傳送、處理合一的資訊系統，似乎看到一種透過技術或技藝解決巴別塔困境的方案。煩惱皆菩提，技術本質總歸是愛欲(Eros)，不苦無奈，尚且積極樂觀。因為以學者Friedrich Kittler作為Peters的參照性閱讀，所以我的讀法，有別於何道寬(2004)的譯本與張約翰(2012)著重「無奈」之處。

Peters(2016)新書名為*The Marvelous Clouds*直譯「不可思議的雲」。¹雲，到底怎麼不可思議？「白雲蒼狗」出自杜甫的詩「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需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如杜詩云，倏忽形變的雲，竟然也訴盡古往今來、人生萬事，到底是雲映

¹ 書名副標題為*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原本希望保留英文原文，若一定要譯成中文，書評標題譯為「邁向元素的媒介哲學」。其因於elemental有基本之意，但其實是在談媒介的自然與技術構成元素。Peters在書中強調的是從希臘哲學以來的四元素說，所以應該譯為元素。所謂「元素」在不同文化中有其不同脈絡。例如四元素對應中文語境的五行，是萬物的本質，也是自然哲學的根源。而在當代，元素的本體論提問同時包含透過技術揭露自然存有，所以既自然又是文化技術。再者，Peters在書中談了不只四個元素，所以無法譯成四元素的媒介哲學。最後，緣於Peters談的是媒介哲學，而非傳統哲學問題，故折衝下，譯成元素的媒介哲學而非元素媒介的哲學。所以譯成這樣盼能傳達一種讀法，希望這也是拋磚引玉的一種譯法。

照著地面的人間百態？還是人世際遇如浮雲？或許在詩人的心中都有。

而在媒介學者的眼中，雲是什麼？有什麼意義？雲是媒介嗎？此時此書，Peters 說雲，雲展開了自然、宗教、哲學、藝術、戰爭、氣象等隱喻系統的歷史性。例如出埃及記，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引領他們的路，雲是神的住所、帷幕、衣裳。「雲同時也是一種旅遊指南，指引以色列人往哪走要到哪裡。」（Peters, 2016, p. 136）亞里斯多芬寫戲劇《雲》來嘲諷蘇格拉底懂得雲，據聞與蘇格拉底之死有關。希臘哲學家盧克修斯（Lucretius）在《物性論》（*The Nature of Things*）中爭辯說，我們不應該將雲視為表情或者形象，而是微小的東西在裡面顛簸。尋常人應該跟亞里斯多芬一樣，認為如蘇格拉底其人，若可以跟雲溝通，除了不可思議之外，還有點痴愚，如同鎮日在雅典城內找人抬槓對話的哲學家。又如《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問波隆尼：雲看起來像不像駱駝、像不像鼯鼠還是像鯨魚？都像。只要給點暗示，啥都像。雲的隱喻如同麥克魯漢所說的媒介即訊息，雲即訊息、即媒介。

問問農夫、飛行員或者行船人，雲有沒有意義？如科學的前身自然哲學對於雲之素樸看法，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表現出雲之平庸無奇，「倘若多雲，可能會下雨。」此處雲成了指標，但是又太素樸，只能跟雨相關嗎？雲雨是自然現象之外，也有動物所為。鯨魚噴氣雲、烏賊噴墨汁雲禦敵獵捕，是雲否？Peters 說，為何不是。兼有人為雲，亦是文化，例如核爆後的蕈狀雲，氣候變遷的颱風、颶風或者霧霾的煙，何嘗只是自然兩字了得？雲是技術。

雲也是技藝，藝術家創造雲，例如日本藝術家中谷芙二子或丹麥的史密德（Berndnaut Smilde）製造人工雲的行動藝術，形象化的雲成了藝術與美學主題。如達米胥（Huber Damisch）《雲的理論》一書講述從 16 世紀以來，畫雲成為藝術家挑戰表現極限的任務，例如繪畫中雲

的神聖性。19 世紀以降，雲變世俗了，一如 Peters 在文中提到的英國畫家透納、法國印象派莫內。如同重要的藝術評論家魯斯金（Ruskin）認為現代繪畫乃是為雲作嫁，混合有物（something）與無物（nothing）。雲，如同海岸線與花椰菜，碎形幾何且非線性，受益於後現代數學與流體力學，成為可以被記錄的客體，如同聲音、身體。但是雲真的可以被記錄？透過史提格利茲（Alfred Stieglitz）攝影記錄雲，雲成了具體事物，像石頭一樣具備執著永恆的紋理。記錄雲、分類雲的努力，卻帶著內在的挫敗，因為雲流動無固定表面或者外形的特性，隨之亡佚。Peters（2016, p. 200）說這是「雲抗拒本體論」（Clouds resist ontology）

看似應該講完的雲，在網際網路的數位時代，雲端成了一種遠端技術。通常我們稱不在近端（local）為遠端（remote），藉由遠端伺服器的儲存、傳送、處理三合一的計算機運算媒介為雲端運算。為何稱為雲端？起因於網路程式中的一個個伺服器叢集如一個個的圓，數個圓部份互相重疊，看起來就像是雲朵（p. 332）。雲端技術喚起遠古宗教中的啟示，一方面，現在瀏覽過的網頁、輸入過的字、一字一句、何時何地何位址，都會被記錄在某一個伺服器上，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有如台語俗諺「人在做，天在看，時到你就知。」所有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都會被記錄在天上，不要不相信。反之，如 Kittler（1999）引用史密特（Carl Schmitt）所說的日誌國，不說不寫不按讚不分享不刷存在感、只愛潛水的諸眾們，小心你消失在大數據史學中，無名無姓。另一方面，當雲端籠罩著當今的技術生活，預示厄運或者未雨綢繆只能透過末日電影《歷劫重生》（*Take Shelter*）中瀕臨崩潰的強迫症或者恐慌症發作的主角才能被洩露出來。其實，雲端運算當道之餘，黑暗網路（dark web）也說明了拉岡媒介理論的三種秩序：象徵、想像、真實。

Peters 用了雲當作本書的標題，提供了像是維基百科般的詞條。對於雲之不可思議，除了認知到新媒介之老朽身世之外，是否能讓數位人文學者用一種混合宗教、藝術史、自然史與技術史的觀點來看數位技術？憂心之餘，還是，讓我們先看雲去！

二、不是真的在下面的下層結構

作為評介，不能太沈溺 Peters 書寫之不可思議，還是要講扎實的學術行話。Peters 在本書不同章節處理的主題，從媒介研究的角度來看值得一讀的有：導論「於媒介物」（“In Medias Res”）、第一章「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第六章「臉與書（銘刻媒介）」（“The Face and the Book (Inscription Media)”）、第七章「神與谷歌」（“God and Google”）。其中第六、七章想必有許多讀者感到好奇，到底 Peters 會如何談這兩個數位時代的托拉斯。但此處就先賣個關子。其實除了從更寬廣的傳播史視野來看書寫及雲端科技之外，引述、細節與資料並不讓人太意外。導論與第一章則回顧媒介史、媒介理論與媒介哲學，雖然棄舊詠新是數位大勢所趨，但他主張從比較廣大的傳播行動的歷史來看，新媒介（New Media）看來與舊媒介或者遠古媒介沒啥差別。媒介哲學的問題在於面對存有，媒介能夠揭露我們的存有狀態，媒介哲學就是當代的哲學存有論。存有的提問就是一個本體論的提問，但本體論的提問不應該是研究本體的物自身（things in itself），而是包羅萬象的世界。因此研究媒介需要研究自然，媒介哲學需要自然哲學以及技術哲學，積極正面地回應或者呼應海德格的技術存有。

技術牽涉到生活世界的下層結構（infrastructure），具有決定性的下層結構。「訓練有素」的學者或許馬上就會問那什麼是上層？上層跟

下層的二元論的機制如何？上層是意識形態跟文化嗎？可惜 Peters 馬上說最好從社會學家 Elias (1982) 的文明化歷程來思考，技術與下層結構就如同生物學家 Von Uexküll (1982) 所說的環境 (Umwelt)，也是生態系統，是人與自然共處的整全論 (holistic) 世界觀。由此可見得，一如在他文中偏好 Harold Innis, Lewis Mumford, Walter Benjamin, Marshal McLuhan, Vilem Flusser, Bruno Latour 等強調媒介物質性的思想家，因此受眾家之知識廣大淵博，卻又不至於陷入二元論肯定與否定性的深淵。倒是 Peters 講到 Friedrich Kittler 就會一發不可收拾，連 Kittler 上課拿煙點煙剝煙抽煙都要寫進書中，令人印象深刻。

三、文明史與自然史的大海、火、天空

作為讀者，一定是在有利研究的使用、交換之等價交換之外，虛擲時光的象徵交換之中，才感覺到陶醉於狂喜之陣陣舒暢。從本書第二章「關於鯨下目與船；或存有所繫之處」(“Of Cetaceans and Ships; or, The Moorings of Our Being”)、第三章「火之寶訓」(“The Fire Sermon”)、第四章「穹蒼之光：天之媒介(時間、機械時間)」(“Lights in the Firmament: Sky Media I (Chronos)”)，然後直到第五章「時與季：天之媒介(時刻，內在時間)」(“The Times and the Seasons: Sky Media II (Kairos)”)，這些章節篇幅佔據本書的一半，但是我可以預料一般的媒介研究者對這 200 頁沒有興趣。

然而這幾章讀來如此通暢，陣陣快感襲來。例如第二章談鯨豚與船，他想要談海洋是媒介，鯨豚是偶蹄目哺乳類，從演化的歷史看來，他們是從陸地回到海洋，有退化的後肢與大容量的大腦。海洋之於鯨豚，就是他們的環境、住所與存有狀態。那從鯨豚的角度來看，為了在

海洋生存，他們的呼吸、臉部器官與發聲都因而演化出更適合海洋生存的生物技藝。根據海德格對技術的追問，技術揭露存有狀態，人類透過聲納系統、捕鯨與海豚的漁業活動揭露了鯨豚的存有狀態，並且模仿而形成許多戰爭技術，一如 Kittler (1999) 提及的兩次大戰的潛水艇、魚雷、聲納、雷達。不僅如此，鯨豚也是許多神話與文學的主題，海豚是地中海最重要的海中動物，希臘人的神諭 (delphis) 代表動物與組織，類似的字 Delphys 則是代表子宮，海豚在希臘文化中代表快樂、愛人、屬於海與音樂、運動與舞蹈。海洋與鯨豚共同編織一段漫長的幻想歷史，從梅爾維爾的《白鯨記》講起，一如法國導演盧貝松的成名大作《碧海藍天》。第三、四、五章如出一轍，論火、穹蒼、時間、韻律都非常炫學，例如引述歷時性的自然史、文化史、演化史、環境史、科學史、技術史，或如共時性的場域、空間與地理，橫看成嶺側成峰，迭起迭現。Peters 堪稱雜學大家。給個讚！

四、意義是三小？意義安息日

在電影《艋舺》中有句經典台詞「每天這樣打打殺殺有什麼意義？意義是三小？我只聽過義氣，沒聽過意義啦！」然後，兄弟們繼續打打殺殺。雖然如此，電影還是利用男主角們的觀點繼續在錢、地盤、武器擴張的年代，在兄弟義薄雲天又詭譎的幫派鬥爭中，用原始的身體、搏鬥、性與短刃，透過媒介作為身體擴張的一部分，尋求作為「兄弟」的主體意義，終至內爆與毀滅。

在地本土的「意義是三小」一句話，台客式地呼應 Peters 在本書最後一章結語〈意義的安息日〉。他提到從文藝復興以來，人文學者壟斷了意義的詮釋，如今是否能夠繼續壟斷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數位時代

的人文主義者如何面對儼然就是自然環境的媒介，並且媒介與存有（being）亦步亦趨？媒介研究者精通從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面向進行解釋，尋求意義，但是準備好以媒介觀點來面對自然了嗎？從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之辨，以及兩種文化的悲嘆，或從詮釋學傳統如狄爾泰到社會學家韋伯所強調的瞭解（Verstehen），一種踞拗抵抗科學、數學除魅世界的姿態。然而，如今意義有可能不藉技術之揭露而現身？

上述一連串的問題指出：科學提供解釋、人文提供瞭解，這種分類無濟於媒介研究強烈需要自然哲學的奧援。解釋與瞭解之別似乎在文化與科技之間，例如我們認為彩虹可以解釋，但是詩只能瞭解。關於存有，哲學家眼前橫陳了兩種邊界：主體與客體、人文與科學，如何取捨？作者再次點破本書製造的用意：不論傳統人文學者或者所謂數位人文學者終日追求「意義」，不過是種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立，這是對的嗎？自然不是主體難道就失去了自然所揭示的教訓？自然生成意義，並非指向自然如人的大腦一樣產生意義？

上述問題，在在顯示媒介研究需要借助自然哲學與自然史的視野與對話。從大爆炸到現在，地球可能長時間都是靜止大海或者不毛荒原，但都持續有什麼在騷動。未來，人類滅亡不只是場悲劇，也是喜劇。那不是世界末日，因為時間與潮汐將繼續奔流。最後還要浪漫得無可救藥，「只要我們有雲，我們就有希望、能奮戰與去愛。知道我們擁有他們的美與互相擁有對方已經夠了，綽綽有餘。」（Peters, 2016, p. 387）。

參考書目

何道寬譯（2003）。《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

博物異誌：水火風土人神的媒介論——《不可思議的雲：邁向元素的媒介哲學》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張約翰 (2012)。〈最接近又最遙遠的距離：評介約翰·杜罕·彼德斯《交流的無奈：傳播的思想史》〉，《傳播研究與實踐》，2(1): 223-230。

Elias, N., & Jephcott, E. (1982).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UK: Blackwell.

Kittler, F. A. (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eters, J. D. (2016).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n Uexküll, J. (1982). *The theory of meaning*. *Semiotica*, 42(1), 25-79.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三二期 2017 年 7 月